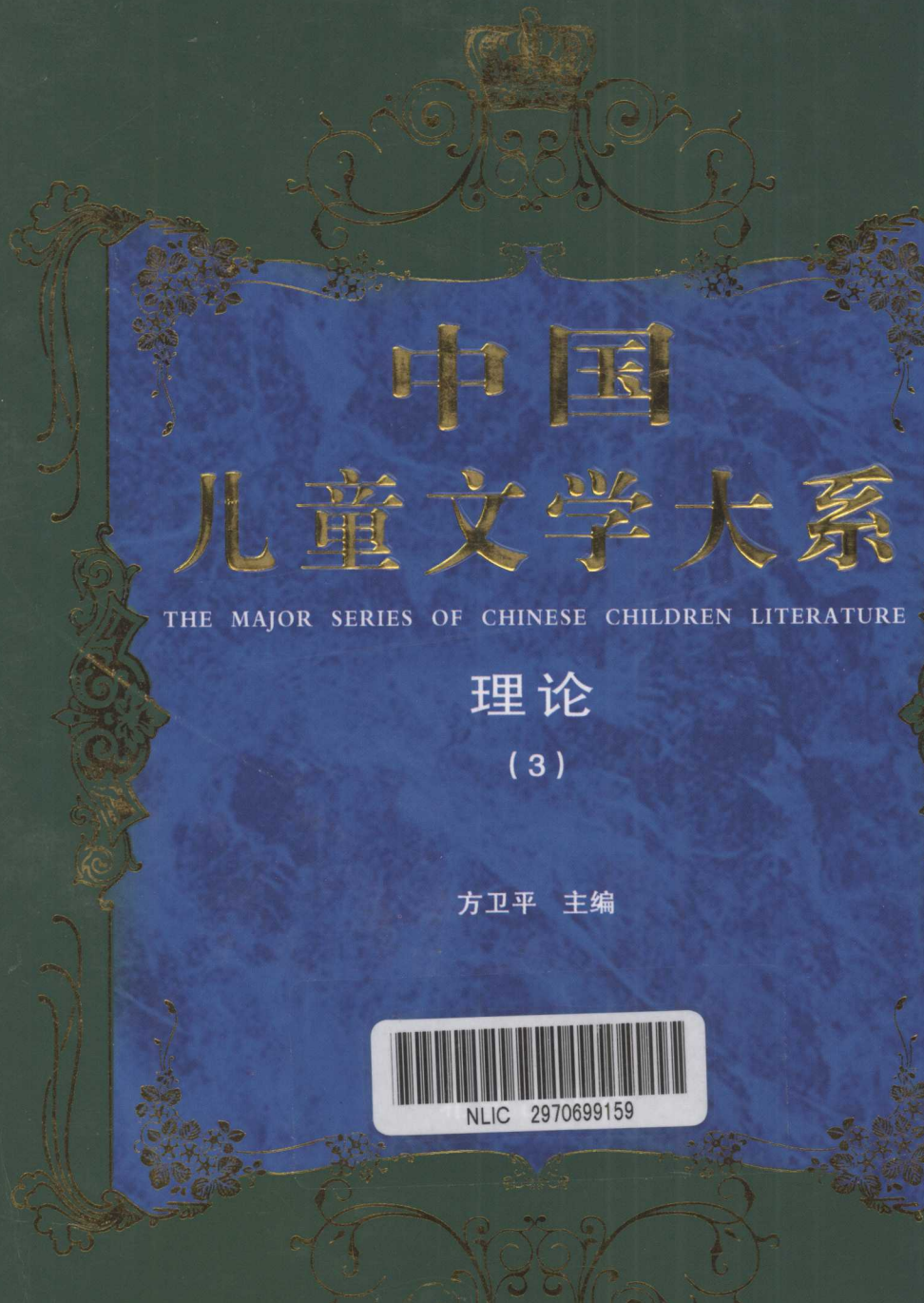




中国 儿童文学大系

THE MAJOR SERIES OF 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

理论

(3)

方卫平 主编



NLIC 2970699159

中国 儿童文学大系

THE MAJOR SERIES OF 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

理 论



NLIC 2970699159

希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儿童文学大系. 理论. 3/方卫平主编. —太原: 希望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379-4527-1

I. 中… II. 方… III. ①儿童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②儿
童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③儿童文学-文学理论-研究-中
国 IV. I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1558 号

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三)

THE MAJOR SERIES OF 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

主编: 方卫平	承印: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柴晓敏	开本: 787×1092 1/16
整体设计: 薛蔚原 冯建华 王 蕾	成品尺寸: 165×230
出版发行: 希望出版社	字数: 638 千字
社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印张: 44.5
邮政编码: 030012	版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电话传真: 0351-4922243 4922101	印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http://xwcb.com	ISBN 978-7-5379-4527-1
E-mail: xwcb@vip.sina.com	定价: 100.00 元

目 录

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	陈伯吹 / 001
对一种传统的儿童文学观的批评	刘绪源 / 007
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儿童观	朱自强 / 014
你们正悄悄地超越	班 马 / 023
让我国的儿童文学作品在世界上找到更多读者	任溶溶 / 042
八十年代的香港儿童文学	何 紫 / 046
论中国现代童年母题文学的反思品格	谭桂林 / 051
论儿童的梦与儿童文学	张锦江 / 062
童话一九八八	洪汛涛 / 070
论原始思维与儿童文学创作	王泉根 / 077
文学史如是说	韦 苇 / 092
美是不会欺骗人的	刘绪源 / 099
形式意识和叙事法	梅子涵 / 109
西方人类学派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	方卫平 / 114
宽广与深邃	雷 达 / 131
中西儿童文学的比较	汤 锐 / 143
略论苏联儿童文学发展的两大阶段	周忠和 / 151
呼唤杰作	任大霖 / 160
再谈儿童文学和教育的关系	陈子君 / 163

儿童文学的人生化趋向	周 晓 / 171
《幼儿文学集成》序	鲁 兵 / 176
新时期少年小说的误区	朱自强 / 182
错位的批评	吴其南 / 204
试论云南儿童文学“太阳鸟作家群”	吴 然 / 212
谈儿童文学基础理论中的两个问题	韩 进 / 218
艰难的跨越	程式如 / 227
草荣识节和 木衰知风厉	朱 彦 / 237
略论中国当代少年文学的演进和格局	班 马 / 253
儿童文学文体分类的历史性和新基点	周晓波 / 265
论儿童文学民族特点的主要体现	张锦贻 / 277
关于儿童小说写作的几个问题	梅子涵 / 287
近十余年童话、儿童小说的创作及展望	浦漫汀 / 296
憨厚、忠诚或善良	张子樟 / 307
童话创作漫谈	周 锐 / 313
调查后的思索	张美妮 / 322
漂泊少年心	吴其南 / 330
从梦幻的现实到现实的梦幻	谢采筏 / 340
根脉相连的童声合唱	彭斯远 / 355
关于儿童诗创作的思考	金 波 / 363
我在童话创作中对几个问题的处理和思考	孙幼军 / 368
我的童话感觉	冰 波 / 377
文学史的一页空白	郭景锋 / 383
建构儿童文艺学的方法论	李咏吟 / 388
一个分类原则的提出	刘绪源 / 400
二十世纪儿童文学的现代文化品格	关福堃 / 415
一份刊物和一个文学时代	方卫平 / 430
光荣与梦想	孙建江 / 438
“动物报恩型”童话原型解码	徐迪南 / 451
漫说贾梅与贾里	曾镇南 / 459
走向二十一世纪的香港儿童文学	蒋 风 / 467
中日战争儿童文学比较	任大星 / 477
儿童美学“一”的本体性与开放度	班 马 / 484



时代的应允与制约	孙建江 / 494
香江儿梦话百年	周蜜蜜 / 504
走出形而下	曹文轩 / 518
论童话及其当代价值	方卫平 / 524
转型期童话的游戏品格	杨 鹏 / 532
农村的声音(外四则)	郁雨君 / 544
少年小说中的四大天王	许建崑 / 556
飞翔与降落	陈恩黎 / 567
台湾童话作家的颠覆艺术	洪淑苓 / 574
日月潭边的童心浅唱	王 林 / 590
儿童文学是什么?	林文宝 / 600
儿童图画读物与早期阅读	汤 锐 / 610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观的两次重要转变	孙建江 / 616
朦胧的群像	王永洪 / 620
曲折与奋进	周 晓 / 632
台湾儿童文学作家群体的生态简析	林焕彰 / 646
“解放儿童的文学”	朱自强 / 650
儿童视角的叙事策略及心理文化内涵	王宜青 / 663
关于幼儿文学的思考	金 波 / 674
电子传媒文化与儿童文学	郝月梅 / 680
奇趣童心	李学斌 / 691
飞翔的力量	唐 兵 / 703

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

陈伯吹

文学的使命,在于“文以载道”。所谓“道”,即思想——人的先进思想,指引、促使与鼓舞人们积极向上,怀着崇高的理想,望着灿烂的远景,迈进,迈进,再迈进!攀登,攀登,再攀登!作出与人为善,有益于社会的那种涵有建设性、示范性的精神产物——文学作品。它歌唱着、赞美着人类幸福生活的“极乐世界”。

什么是文学?这就是它的“主题歌”。

当然,为了让人们在辨别、比较、选择的角度上,有所借鉴,有所警惕,有所反思,有所憬悟,因而也在作品中揭露社会那黑暗的一面,批判个人那腐朽的一角,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作品在描绘整个事态的全景与全过程中,往往是避免不了的;只是轻重有致,主次分明。这样写,也是为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所以,作品的基调应该是健康的,主旋律是向着光明的——当一场暴风雨过去了,可不是,天空将更加晴朗明净,人们将更加精神抖擞。

文学就是这样不断地改善人类生活,推动时代前进,达到真、善、美的理想世界的境地。这个终极目标!

文学作品何以能具有动风雨、泣鬼神、改造世界、造福人类的如此巨大的能量?这是因为作家的作品,不是来自静坐臆想,面壁杜撰,近视地只着眼于四周那些鸡毛蒜皮般的事儿,乃至于自身狭窄心胸里的疙瘩;而是来自人民勤劳勇敢的生活,伟大的阶级斗争实

践与征服自然的雄心壮志,以及作家注视着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积累起生活的体验,跳动着时代的脉搏,领略那世界的风貌,从而有所触动,有所察觉,既日有所思,又夜有所想,然后情不自禁地执著生花妙笔,娓娓动听地如话家常,曲折有致地恍入桃源,饶有情趣地似登险峰,胸襟舒畅地扬帆大海似的描写那人间又惊又喜的生活事迹,塑造那出类拔萃的典型人物,以此感染人,熏陶人。读者将被动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睹其事,因而激动,赞叹,信服,起到了坐而思,立而行,不知不觉地接受那文学的教育作用,从而毅然地身体力行。

所有世界文学宝库中灿灿闪光的名著,总是引人入胜,发人深思,从而一代又一代地传诵不绝:施耐庵的《水浒传》,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阿Q正传》,雨果的《悲惨世界》,狄更斯的《艰难时世》,斯陀的《汤姆叔叔的茅屋》,霍桑的《红字》,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高尔基的《母亲》等等,难道这些不是真凭实据吗?证据还不够充分吗?

如果文学界中人看不到这一点——文学对人的潜在的巨大影响与作用,那他还是站在文学宫门外的门外汉,是南郭先生的好伙伴。如果看到了这一点,那就要在下笔时考虑到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不能只满足于自我情感的抒发,自我艺术的陶醉,更不能自高自大,旁若无人,只自我意识地“我要写什么就写什么”!

问题得进一步说:从文学派生出来的,它与文学既有共同的一性,又自有其独特的特殊性的儿童文学,从它的宏观方面说来,难道不也应该是这样的吗?尤其在教育作用这一文学的基点上,由于读者对象的客观原因,要求得更加严肃认真,强劲有力;而且对年龄愈小的小读者,愈要求完善的、美好的正面教育。

可不是,百事开头难,要“慎始”嘛!先入为主了,就难以变革过来——躺在锅子里的烧饼待要翻过来已经焦了。

儿童文学创作,从它的微观方面来说,首先着眼于题材内容,它是否为哪个年龄阶段(或者说哪个学年级别)的读者的学习生活所需要,有针对性、顺流而下地予以启发和指导,这就要潜心研究少年儿童的好奇、求知、喜动、模仿、爱美等等的心理活动,然后作者心



中有数,怎样摇笔逗引他们浓厚的阅读兴趣,丰富他们的生活知识,扩展他们的世界视野……如同对“饥思食,渴思饮”的人,及时地提供富有营养价值的精美的食饵与饮料。

当 they 从儿童时代步入少年时代,追求着美好形象的欣赏和学习,向往着新奇事物的侦探和冒险,进而对社会人事的关心与评价,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与思索……诸如此类在生活上、学习上所产生的一系列的问题,作家应以高度的责任感,在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品中,使用巧妙高明的艺术手腕,循循善诱,谆谆教诲,进行形象性的阐述,趣味性的引导,真挚性的感化。将有关思想品质教育的、科技知识教育的、革命传统教育的、欣赏审美教育的等等主题与题材,如何各自水乳交融般地溶解在高度的艺术之中,通过艺术的构思、艺术的语言,然后如水就下,倾注在聪明而又敏感的小脑袋瓜里,逐渐地,逐渐地,吸收凝练,在他们长身体、长知识、长思想的成长道路上,树立起革命的科学的的世界观,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可靠的接班人。

儿童文学就是要符合儿童的年龄特征,适应儿童的心理活动,满足儿童的愿望与要求,扶助儿童学习上的进步……除此以外,还必须收获社会的效益。

要不是这样,人类在精神文明领域中,何用文学为? 而从文学派生出来的儿童文学,起什么作用? 目的何在? 价值又在哪里?

在这儿:能不能说文学是文学,教育是教育,彼此风马牛不相及也? 能不能说文学作品,特别是儿童文学作品不容许教育性的存在? 能不能说文学作品涵有了教育性,就会束缚了、破坏了文学的艺术性,致使作家把作品写得干巴巴,枯竭乏味,甚至陷入公式化、概念化的死胡同中去?

提出这一系列问题来是好的,真理将愈辩愈明。归根到底,问题在于“文学究竟是为了什么”。尽管文学与教育,在精神文明世界中分属两个范畴,但是如果打个“跛了脚的”譬喻来说,如同长在人体上的手和足,名义上是分别为上肢和下肢,实际在行动上随时随地协同一致,相辅相成的。所以从广义过火点儿来说,似乎也可以这么理解:“文学即教育”。特别在儿童文学的实质性上透视,就是如此。

试问:都德的《最后一课》与《柏林之围》,难道不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课吗?契诃夫的《困》与《万卡》,难道不是为拯救苦难儿童教育的一课吗?盖达尔的《远方》与《铁木儿和他的伙伴们》,难道不都是革命斗争教育的一课吗?凡尔纳的《气球上的五星期》与《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们》,难道不也是科学知识教育的一课吗?……如许多著名作家的名作,都隐藏强烈的教育意义,它们丝毫没有写得枯燥乏味。正相反,受到了举世读者的传诵与赞赏。如果抽掉了教育性,就成为虚有其表的美丽的外壳了,说实在,也就是《封神榜》中所说的“无心菜”,没有“灵魂”的作品。但是,“作家是人类的灵魂工程师”,作家的作品能没有教育含义吗?

列夫·托尔斯泰这位大作家,只需一提起他的大名,就会让读者联想起他的杰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但是,请不要忘记,他老人家却把为孩子们编写的《儿童故事读本》,认为胜过被世界读者所公认的杰作更为优异而乐此不倦。“知子莫如父”,这不是值得文学界再思三思,重视更重视吗?并且不能不向这位伟大的作家致以由衷的敬意:他不把儿童文学作品看做是文坛上的一种“次货”。

问题的另一端是:“作家为什么要写作品?”岂不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有感而发,诉诸于人民,绝不是写来自我欣赏,自我陶醉,顶上了“作家”光荣的名义,骄傲自满,仿佛人家都是“阿斗”,有眼识不了泰山似的。要是真的这样,而又不愿藏拙,将作品发表在书刊上,公之于众,传诸于世,那就会触动影响人家,产生某种效果:是要鼓励人关心公益,奋发有为,为人民服务呢?还是孤芳自赏,一切无所谓,一切漠不关心,有意无意地朦胧爱情,模糊恶行,败坏风气?一条界线,两股道儿,作家写什么?为什么写?怎么样写?这是十分严峻的课题,特别是对从事儿童文学的作家,其严峻的程度十倍百倍于成人文学。此无他,由于儿童年龄特征的原因,他们入世未久,见识尚浅,阅历较差,而可塑性则大,作家应“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样地小心翼翼,谨慎地挥动彩笔,务使天真烂漫、活泼轻信的小读者,获得开卷有益的佳果——又甜又美的教育效果。

儿童文学既然是文学,那么,一切文学创作的原理原则,应完全



适用于儿童文学,促使它写成不折不扣的文学的作品。至于两者间所有的差异性,那只在于读者的对象不同,因而在宏观的原则性的一致下,在微观上要求实事求是,可以由它自己内在的情况而运用不同的生活题材,写作的方式、方法。一般来说:作品的用字、遣词、造句,要照顾到小读者的文化程度,多斟酌,多推敲。既要写得语言优美,又要写得深入浅出,易于理解;既要具有社会的现实意义,却又要生动活泼的想象,甚至带点儿神秘性的幻想;情节既要贴近生活,散发浓重的生活气息,又要不写得平铺直叙,而是曲径通幽,峰峦迭起。为了让小读者感到作品有亲切感,人物最好是个小主人公,但也不排除出现成年人的形象,既可以全部是儿童,也可以全部是成人,更可以儿童和成人同台演出,一切应以作品的主题、情节为依归。结尾尽可能地来个可喜的成功的胜利的结局,让小读者在欢乐中“水到渠成”地愉快地接受教育。

教育家兼文学家的马卡连柯,在谈论“儿童文学”的时候,曾经谈到关于“主题”的话,说什么“对我们来讲最重要和最激动人心的是:保卫祖国,培养干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各民族的友谊,劳动人民的幸福,警惕性和对敌斗争,斯达汉诺夫运动……”乍看起来,这些主题和题材,与成人文学一般无二。但是这位写过名篇《教育诗》和《塔上旗》的作家,却早就说过了:“当我们考虑‘儿童文学’这一个词是和一系列年龄的标准相联系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显得特别尖锐了,适合于八岁儿童看的文学作品是一回事,而适合于十六岁的又是另一回事。”

这两段话里显示了儿童文学自身的特殊性,即关于年龄阶段的特征问题,低年级的动物故事与高年级的科学故事,各有它们的对象。但问题不全在于主题与题材上,关键不在于写什么,还在于怎么样写。这就关系到作为作家,他是否在具有深度的生活、广度的知识之外,还具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文艺修养功夫。《五年计划的故事》的工程师作家伊林,能写好《浪费的悲剧》这一章节,也就证实了这一点。

革命新时期的祖国,正在全力进行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而“科学现代化”,可以说是重要的一个环节,工业、农业、国防都要现代化,

那就不能不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而大量的科学建设工程,需要大批的科学技术人才,共同担负起这个空前的重大的历史任务。领导同志已经说过:“电子计算机要从娃娃学起。”这句语重心长的话,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警钟,声响遐迩。对作家来说,80年代的创作任务,能置儿童文学领域里的科学文艺作品于创作意图之外吗?

在文学史中,科学文艺作品的创作历史虽然不算长,然而百年多来,也成绩斐然,大有可观。在我国内,就有高士其的《茵儿自传》,严阵的《荒漠奇踪》,郑文光的《地球的镜像》,叶永烈的《光荣的石油一家》,嵇鸿的《动脑筋童话》,鲁克的《小漫游大海》,朱新望的《小狐狸花背》,等等,已经逐步形成一支有力的队伍了,这在儿童文学园地是一朵新花,同时也是一朵鲜花。

至于在国外,这方面起步较早,且不说法国凡尔纳的一大套五十七本的科学幻想小说,伊林的科学故事,法布尔的《昆虫记》;丹麦爱华尔特的《两条腿》、《老柳树》和《十二姐妹》;加拿大西顿的《狼王洛皮》、《春田狐》和《贫民窟里的猫》;英国吉卜林的《丛莽记》和《如此故事》,韦尔斯的《隐身人》;日本惊鸠什的《两只大雕》、《山大王》和《野兽岛》,岩崎京子的《养蜂娃》。苏联在这方面有更多更好的作品:伊林的科学故事与科学散文,在世界上早有定评;瑞特珂夫的《怎样捕捉小人儿》,普里希文的《太阳的宝库》、玛明·西比利亚克的《小天鹅》,比安基的《小狗出猎》和《苍蝇要一条长尾巴》……

这儿不能尽举,但要博览参考,并资学习借鉴,肯定能后来居上的。我们的作家们最好要与科学家做好朋友,彼此相得益彰,科学文艺作品一定会繁荣起来,这不仅是儿童文学天地里的一条大道,也是祖国建设的迫切要求,培养千百万的建设人才。

如今天朗气清,风光大好,我们“万马奔腾,并驾齐驱”,前程是远大的。这是国家大事中的一件大事!

(选自《儿童文学研究》1988年第1期)



对一种传统的儿童文学观的批评

刘绪源

我不同意这样一种概括：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

文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文学的功能究竟何在？我们的文艺理论对这些最基本的文艺问题的研究探讨，无疑是很不够的。从中可见基础理论建设的薄弱，而儿童文学的基础理论尤其薄弱。对于目前一些儿童文学新作的截然不同的看法，对于儿童文学的创新和发展趋势的完全相反的评价，倘若仔细剔抉、辨析，我以为都可以在芜杂而贫瘠的基础理论的土壤中找到根子；而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也有待于基础理论的土壤变得丰厚，有待于在丰厚的土壤上长出根底扎实的乔木，繁衍起铺地接天的常春藤。

陈伯吹同志也是将儿童文学视为“教育儿童的文学”的，他的近作《卫护儿童文学的纯洁性》^①中，则集中体现了这种传统的儿童文学观与儿童文学创作实践的格格不入，体现了观念自身的内在缺陷。

陈伯吹同志的文章虽短，牵涉到的问题却很多，一时难以一一理清。本文拟先就两个最基本的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 一、儿童文学的审美作用与教育作用的关系；
- 二、儿童文学是不是一种净化了的文学。

^①见1987年6月4日《解放日报》。

文学的高贵处,不仅在于让读者全身心地获得愉快的美的享受,更重要的在于以先进的思想启示人生道路,促使人作出道德范畴内的高尚行为,推动社会前进。

这是《卫护》一文开头的话。很显然,陈伯吹同志是将文学的审美作用与教育作用相并列的。事实上也不是真正的并列,而是后者重于前者,他以“更重要”三字作为两层意思间的递进。这就完全符合了“教育儿童的文学”这一基本定义。



我们的文艺理论,一直习惯于将文学的审美作用、教育作用与认识作用三者并提,却并不注意研究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于是造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仿佛这三者是相互独立(当然也相互影响)的,仿佛它们在同一层面上组成了三足鼎立之势。既然相互独立,各居一方,那么有的作品在这一方面完备些而在另一方面欠缺些,也就无可厚非了。评价一部作品出现了三条标准或两条标准,用这一条标准来衡量属于差的作品,用另一条标准来衡量却可能是上好的作品。这是一种分裂的现象。克服这一分裂现象的办法,不是回过头来探寻这三条或两条标准之间的真实的内在联系,而是为这些标准制定外在的等级:孰为第一,孰为第二……如此而已。所谓“两条标准”,其实是将教育作用与认识作用合并为“政治标准”了;在儿童文学界,则习惯于将认识作用也归入教育作用中去。至于审美作用,便转化成了“艺术标准”,而“艺术标准”总是排在第二(或第三)的。这就是以往的文艺理论处理这三者关系的最基本的方法。

可是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处理方法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无法划分文学的认识作用与一般认识的区别,也无从划分文学的教育作用与一般教育的区别。但如果找不出这种区别,那么文学的本质便不能界定,文学终将沦为某种不伦不类的东西。

文学的审美作用与教育作用、认识作用,其实并不处在同一个平面上,三者决不是并列的。文学的作用,首先必然是审美作用(甚至可以说,文学的作用只能是审美的作用)。只有经历了审美的过程,只有在审美过程中获得了内心的悸动和愉悦,这种心理的变化才有可能转化为其他。比如,转化为一种新的认识眼光或认识能力,

转化为一种类似于教育的效果。也就是说,只有以审美作用为中介,文学的教育作用与认识作用才有可能实现。既然是“中介”,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中间层次,而是必须由此过渡的中项,是连接文学作品与教育作用或认识作用的“独木桥”。只有从文学审美这座“独木桥”上走来的认识与教育,才是真正属于文学的,可以区别于一般的认识与教育的。如果离开了文学的审美作用,想不经过心灵的悸动,直接从作品中得到一点先进思想,学习一些先进事迹,抄录几句豪言壮语,那么他就并没有把文学当文学,因为这一切完全可以从别处获得(其实更应该也更容易从别处获得)。同样,如果一部作品确实具备了很强的教育作用,但却不具备审美作用,那么它可以作为政治的(或其他的)教材,却断不可充作文学。同理,文艺批评如果将审美价值、认识价值与教育价值割裂开来,如果撇开了审美的批评而单从认识或教育价值来评判作品的话,那么首先就无法判断它是不是文学,当然更无从把握它作为文学的价值。

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文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了。既然文学的一切作用都必须以审美为中介,既然文学的作用首先是审美而后才可能由此转化为其他,既然审美本身就是文学的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那么很显然,文学的本质只能是审美。审美并不只是指形式美。美感一经产生,总是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包含着近乎无限的转化的可能性。凡美感,总是积极的,向上的,总能净化人的心灵,潜移默化地将你引入一种新的境界。相反,“道德范畴”却未必总是积极的,我们不就能时时感到封建的旧道德的严重束缚么?“教育”也不总是积极向上的,先进的与落后的东西,都可能经过教育的方式灌输给下一代。所以,强调审美作用,恰恰是保证而不是降低了文学的价值。

将儿童文学规定为“教育儿童的文学”的同志,毫不含糊地将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视为“方向一致、任务相同”,并断言“作为教育工具是儿童文学的实质”。在这里,审美作用被挤到角落里去了,它只能化成一件“形象化”的外衣,披在教育的身上,使之成为“形象化的教育”(以区别于正规的课堂上的不形象化的教育)。既然“方向一致”、“任务相同”,既然儿童文学的实质就是“作为教育工具”,那么,

即使不以审美为中介,不也同样坚持了“方向”,完成了“任务”,实现了“本质”么?儿童文学界的一些教育性很强文学性很差的作品的出现,“说教”之风的盛而不衰,对于一些新的艺术探讨的反感情绪,等等,难道不可以从这样的理论中找到一点内在的联系么?

那么,儿童文学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不妨保留原先的句式,称它为“供儿童审美的文学”。那么,你是要否定“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宗旨么?非也。审美的价值一旦在儿童的心灵中实现了,下一步,就有可能转化为“团结”、“教育”的效果。但那必须是由审美过程转化而来的“团结”和“教育”,而不是直接从报告上搬来的,它们将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并以新的深度给儿童以影响。

倘若联系一下成人文学的发展过程,我们还会发现,使儿童文学从属于教育的“教育工具论”,以及由此衍化而来的“教育儿童的文学”这一定义的形成,与成人文学中“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正好是相互并行的。如果再往深处思索,则与政治上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鉴于“从属”的提法不够准确,并考虑到它在实践中产生的后果,已将它改成了“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既然如此,在儿童文学界,为什么还要让文学“从属”于教育呢?

儿童文学应该找到自己的本质了。

少年儿童正处在长身体、长知识、长思想的成长时期,纯洁易染,而又先入为主,是人在一生中最宝贵的学习阶段。作为精神食粮的儿童文学,既要营养丰富,又要味美可口,绝不能混杂一颗稗子,何况还要掺进些鸦片!

——这是《卫护》中的另一段话。我赞赏其中的前半段,却不敢苟同后面的结论。少年儿童的确处于“一生中最宝贵的学习阶段”,他们应该读些什么呢?是精美可口的甜食吗?是经过反复净化的蒸馏水吗?是让他们早日感受到世界的丰富复杂与人生道路的沉重而漫长呢,还是让他们年复一年地沉浸在非现实的甜美的童话境界里呢?我以为,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儿童文学观。



我仍然愿意结合成人文学的状况来探讨这一问题。我始终认为,儿童文学虽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在本质上与成人文学是一致的,二者遵循的是共同的艺术规律,所以不应将它们人为地割裂。无论是儿童文学或成人文学,都应当尊重生活,尊重自然,都应当使艺术的基调合乎真实的人生的基调,不然就难以产生美感。人生的基调是什么呢?过去我们总习惯于说:“人生是美好的……”久而久之,这几乎成了一种公式!在文学中,不美好的东西只能是美好的生活的反衬,经过冲突和斗争,本来就占绝对优势的光明面理所当然地打败了阴暗面,于是生活更其美好。儿童文学由于强调“正面教育”,这一公式的影响也就更其深远。然而现实人生却并不这样简单。人生的“美好”与否,并不存在绝对固定的答案。当我们认定“生活是美好的”,内中包含着对于现存生活的满足感;当认定“生活并不美好”,反倒包含着不满,包含着渴望,包含着变革和前进的要求。一切都取决于对人生指望的高下。所以高尔基说了这样的话:“我觉得,如果对人生持悲观的看法,而对人则尽一切可能抱乐观的态度,那是很有益的……生活将常常是不够完满的,这样,人对于更美好的生活的愿望才不至于消失。”^①只要承认生活中还有美,只要看到生活中的美永远在顽强地向前发展着,那么,即使认定人生的现状并不美好,也不会陷入悲观绝望;相反,倒会令人更加留恋这个沉甸甸的人生,因为它真实。——这不就是人生的基调么?

回顾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我们不难发现,在成人文学中,上文所说的那种“一片光明”的公式已被渐渐打破。凡是严肃而成功的作品,几乎都不是在美好的人生画面中点缀上些微的不美好;恰恰相反,这些作家大都是怀着一颗沉重而真诚的爱心,在并不美好的人生画面中,执著地寻觅着、发掘着美。这种将人为地虚饰乃至颠倒了的人生基调再颠倒过来的努力,正是许多作品成功的奥秘。儿童文学界也作出了同样的努力,虽然客观效果尚不能与成人文学相匹敌。王安忆的《谁是未来的中队长》不就揭示了少年儿童生活中的某些否定性的内容么?“新中国儿童”不再像过去约定俗成的那样一律

^①《文学评论选》8~9页。